



宋淑芬

41.7.10.生

台灣台中人

大學畢業

現職／

國中教師

作品／

「兩點之間」

「銀月別館」

「維農的三角習題」

彩雀的心事

短篇小說組第一名 宋淑芬

貴霜的棺柩被抬上靈車時，彩雀突然放聲大哭。

她身著褪舊的白底藍花洋裝，跟著拖鞋，緊跟在麻衣縞素的孝子賢孫後頭，嗚嗚哇哇地哭得拘肝扒肺，全然無視於身後那群「送行」的親友訕訕然的竊竊私議。

人車遲遲緩行至十字路口，遺族回身跪地叩辭親友。長子漢威捧抱供著神主牌位的香斗，被長輩扶起身的一刻，還以憎嫌不解的眼神斜睨了兀自掩臉嚎哭的彩雀一眼。桂華手持黑傘挨立漢威身旁，傘蔭下的臉色只見冷峻的漠然，一如惠棠出殯的情景——只是當年為他撐傘護靈的卻是長女桂芳。

彩雀初次見到惠棠，除了「瘦削」以外，對他毫無印象。那年，她剛滿十五歲。

此後的幾年，她也沒什麼機會接觸惠棠，更料不到自己大半生的悲喜消長會與他牢牢牽繫，而且無所遁逃地和貴霜纏縛不清了。

「人怎門得過命？」這是彩雀掛在心頭嘴上，用來療傷止痛的良藥。

可不是麼？否則她怎會一落地就被算命仙的「鐵口直斷」斷送了童年的歡笑呢？

記憶中，彩雀的生活是起始於不定時的挨打和無止盡的勞役。從懵懵懂懂地赤腳端個破鋸盆，吆喝著餵飼滿地的雞鴨；到漸漸能灑掃炊煮，好讓養母隨養父到田裏「做實」。日昇日落，十幾年的歲月不曾因花謝花開有過憧憬，反而在那個可怖的寒夜，猝不及防地將她推陷到另一個噩夢連連的無底深淵裏——她在倦極熟睡時，被滿嘴酒臭的養父強暴了。

更糟的是，她的驚叫尖嚎，招來了臉青眼紅的養母，一把拽開戀戀臥吸在她身上的養父，熱辣的巴掌便如灶前搗火般朝彩雀劈頭劈臉搗來。在她猛覺頭皮一陣劇痛時，整個人已被養母揪住頭髮從床上提起，重重擱摔在土墻牆上。旋天轉地的頭暈耳鳴，使她對充斥屋內的厲聲辱罵和踹踢在身上痛楚已渾然不覺；恍惚中，只見竹窗外墨黑的夜空裏懸吊一彎冷冷弦月，漠然無情地裂嘴笑著。

「哎喲！不敢了！阿母，我下次不敢了。」

從那晚之後，養母更會尋些湯鹹茶冷的毛病，掄起竹篾便沒頭沒腦地朝彩雀猛抽，冷血得無視於她蹣跚屋隅的哀哀哭求。

「臭賤查某！剋父剋母的白虎星！莫怪妳老爸老母不敢餉，推來給我們飼老鼠咬布袋。」若是養父在場，養母下手更重，還邊打邊咬牙詈罵：「死沒人哭的！連這款掃帚星也敢要，也不怕帶衰給她剋死？」

「天壽骨哦！別人的困仔死不了。」隔鄰的金吉孀便經常嘖嘖憐嘆著，從掛在牆上的藥袋裏掏出萬金油來，幫她敷拭滿腿滿手的瘀青和血痕。

而促使彩雀下定決心逃家的，卻是在竊聽到養母有意將她賣到鎮上的「茶店仔」之時。

透過金吉孀輾轉的媒介，彩雀來到市區的「榮昌布莊」幫傭，也從此跨進她的另一段宿命。

費了好些時日，彩雀才算弄清布莊裏除了兩個男店員外，其他幾人的親屬主從關係。那個看來精悍矍鑠，斜叨一截象牙煙嘴，晨昏坐鎮櫃檯撥數算盤珠子的「老頭家」是朱貴霜的父親，這片布莊就是他在光復後一手創建的。

而在飯桌上經常斂容不語的，便是「少年頭家」陳惠棠。生意忙時，他也會在店面招呼顧客，有時卻又整天不見人影。他的一女一子——桂芳、漢成——都從母姓，因為他是入贅朱家的。從店員口中戲謔的「某大姐，坐金交椅。」彩雀才知道他比貴霜還小了兩歲。

至於徐娘半老的「英姐」，則是貴霜母親當年陪嫁時跟來的傭婦。從貴霜母親在世，便一肩挑起管家的任務，兼做樓上端茶送水的細活；彩雀常聽她邊為貴霜梳髮，一邊讚歎著：「金絲毛，奶奶命。」貴霜容貌秀麗，妝扮入時，是那條「綢布街」上有名的美人；尤其一身細白膚色，任誰都可一眼看出她的嬌生慣養，自然不屑插手炊煮澆洗那些油膩污穢的瑣事。胖敦敦的英姐便儼然成了彩雀的「直屬上司」，她性子急，嗓門大，專挑蒜皮雞毛的事叨唸喝罵。但對當時的彩雀而言，能逃離竹篾痛徹骨髓的笞打，每個月又有幾十塊薪資可領，簡直是此生不復他求了。

何況都市裏的日子隨時隨地充滿著驚喜呢！

光是布莊內那些成排成列、花色絢麗的布匹，就足以令彩雀目眩神迷。她最愛站在甬道口看那兩個年輕小伙子鼓起如簧之舌，和那些精明時髦的太太小姐們討價還價後，俐落地操起木尺，在長條案檯上丈量著抖開的布匹，再用剪刀「嘶——」地應聲裁開。有時她夜裏夢見自己穿著鮮豔衣料的模樣，天未亮時，便摸黑用滿佈硬繭的手掌去撫觸木架上那些輕

軟或溜滑的布面，直到英姐跟著木屐下樓的蹾音蹬蹬響起，才匆匆溜回廚房生火。

「阿雀——死查某鬼仔，又跑去哪裏駱駝了？」

英姐在屋內跳腳的時候，彩雀多半是倚在騎樓下的水泥柱旁，東張西望著來來往往的人車和各家的店面櫥窗。偶而也用午後的空檔，擠到兩條街外一家專演歌仔戲的戲院側門，等著看幾分鐘免費的「戲尾」，直到散戲後才戀戀不捨地趕回布莊準備晚飯。待一切收拾妥當，她便回到自己毗連廚房的蔗板房裏，就著昏黃的燈泡，拿條花布巾三角對摺後，將半長的直髮倒縮，對鏡揣摩演起王寶釧、趙五娘哀怨自憐的眼神來。

有時被五歲的桂芳廝纏不過，彩雀也會帶她去看戲尾，順便買截甘蔗或一串糖葫蘆和她分著吃。桂芳始終是朱家人裏對她最友善的。彩雀腦中經常清晰地浮現桂芳上小學時，總愛背著書包站在廚房門口，心急地等她劇起灑糖的鍋耙；或膩在她那簡陋的木板床上撿沙包、打花繩，也掏出口袋裏的零嘴與她分享。有一回還教她吹泡泡糖，雖然那黏搭搭的糖膠總被她笨拙地在舌尖舐破，但桂芳興致勃勃地講述印在包裝紙上那個穿著翻領膨袖的公主故事，卻讓彩雀聽得當場入了神；遐想著有一天養母會帶著血紅的毒蘋果來害她，然後有個騎著白馬的少年郎來救她；他應該長得像戲臺上的薛平貴或薛丁山……彩雀心窩不禁融融地熱著。

結果俊俏的少年郎君沒等到，倒有幾次在街上與大地整整十歲的少年頭家擦身而過。惠棠穿著漿洗過的白襯衫和打摺的西褲，跨騎在軋軋作響的送貨鐵馬上，看來還算一派斯文。只是他對迎面而來的彩雀彷彿如視而不見，也省了她費心拿捏該主動和他招呼與否的尷尬。

彩雀一清二楚地記得：「事情」發生那年，她虛歲二十二。

平日對鏡整妝時，她總嫌自己眉稀眼細，唇鼻也不夠秀氣。但在朱家生活五、六年後，原本缺乏油葷滋養的柴瘦身軀竟如換骨脫胎般地凹凸有致，粗黑的膚色也稍顯淡化潤澤。這期間，每年來探望她兩三回的金吉孀曾熱心地為她作過媒；她也勉強應隔壁的店員邀約去看過幾次時裝「新劇」，卻都沒有預期的「結局」。

其實彩雀也曾極力想要祛除心底那團沉甸甸的惴惴不安。可是只要那些男人有心或無意地碰觸到她的肌膚，她便如遭電殛般她想狂吼著逃開；但卻怎麼也逃不開那個寒夜的夢魘，那彎裂嘴冷笑的弦月；她隱隱厭嫌著自己的「不潔」，甚至不敢期盼幸福的婚姻。有時還認定日後自己如果不出家當尼姑，大概就像英姐一樣，做一輩子「老姑婆」了。

假如惠棠那天不和貴霜吵架，假如他不外出藉酒澆愁，假如自己那晚不多事，假如自己意志夠堅定……多年後，彩雀臥躺床上，還念念不忘為自己的人生旅程規劃另一條路線；雖然每次都是「半途而廢」地沉沉睡去。

「三十幾歲人了，不打拚做生意，吃飽就四處逛，有什麼出脫？也不怕人笑！」

「要笑什麼？妳老爸整天櫃檯坐牢牢的，算盤扛在背上，叫我從哪裏去打拚？」

「自盤古開天以來，好吃懶做的人理由講起來都是整米羅。誰不知你在外面賭博喝酒？孩子都大了，也不想做個好榜樣！」

「要什麼榜樣？橫直妳們朱家錢多壓死人！姓朱的子孫也不必像姓陳的這麼落魄給人招，給人看得像隻狗！」

惠崇夫妻在樓上爭吵是家常便飯，每回聲浪總是一波高過一波，樓下的人想裝做沒聽見都不行。而朱老頭總要等到杯盤花瓶豁瑯碎裂的聲音響起，才蹙眉搖頭，無奈地上樓勸架。一段沉寂過後，就見惠崇鐵青著臉乒乓衝下樓來，失蹤幾日，再由朱老頭勞駕貴霜的姨媽到陳家好說歹說把他勸回來。

那個初秋午後，戰火又不定時地爆燃，惠崇也氣沖沖地奪門而出。朱老頭兀自在樓上對女兒半哄半勸：

「好歹都是一句話，查某人要溫馴些，才綁得住尪婿的心。惠崇哪天若是真的不回來，妳再後悔就遲了。」

「有本事不回來最好，路死路埋！」

「哎喲！姑娘仔，嘴巴要禁忌些。」英姐也幫著緩頰，好不容易才使貴霜的怒氣平息下來。

那晚直到店員們將四片厚重的鉛皮門皮上軌落鎖時，仍然不見惠崇人影，大夥也習以為常地各自歇息。彩雀原本睡得耐熟，翻身時卻一再聽到廚房通向防火巷的小門後窸窣作響，她拉高棉被蒙頭半晌，終於躡著腳起身查看。

「誰？」她捻亮廚房的小燈，低聲喝問。

「我啦！妳們朱家養的狗啦！」門外是惠崇含糊的咒罵聲。

彩雀抽開門栓，迎面一陣酒氣撲鼻，接著就是一個龐大的身軀踉踉蹌蹌地往前仆倒。她本能地伸手攔扶，惠崇整个人便臥伏在她懷裏。暈黃的燈光下，那張糊滿汗水、口水和淚水的臉，依稀可見眉濃唇薄的英挺與清秀。彩雀心旌一晃，電流般的戰慄倏然從脊樑竄升至腦門，身手竟麻軟得再也無力將他推開……

「我知道呀，妳是那個煮飯的阿雀。妳卡好，不像那個翹頭翹尾的千金小姐。」

事後彩雀不大懊悔的緣故，除了感覺自己並未失去接受異性情愛的本能外，就是惠崇沒有將她當成另一個女人；而且在酒醒後，還很理性地後門溜回自己家裏，直到貴霜的姨媽再度出面。

惠崇回來後，布莊的日子表面一如往常。只是彩雀發覺兩人目光在無意中碰觸又刻意地避開時，自己的心口居然止不住怦怦亂跳。她暗觀著惠崇的一舉一動，同時也努力控抑自己情愫的流洩，不敢寄望這屋簷下的生活秩序會因一夜激情而有所改變。

但她既害怕又暗自期待的事終究發生了——她懷孕了！

彩雀很難探究惠崇當時的心路轉折。他先是惶惶不安，想盡辦法弄來一包「紅花仔」要她墮胎；在她峻拒而事情終於爆發後，他的表現卻又儼然慷慨赴義般地壯烈。

「叫她拿掉！」貴霜雞飛狗跳鬧了幾天後，還是毫不妥協地下了結論。

「這是我陳惠崇的孩子，誰敢動？」

「別忘了自己的身份！」

「身份？妳真以為我賣給妳們朱家了？這幾年做牛做馬給你們驅駛，我老爸欠的債務連本帶利也該還得有剩了。」

惠堂袖口挽捲，瞋瞪的雙眼幾乎要噴出火苗來。「趁現在把帳算清最好，算好趁早離婚！」

「離就離——貴霜狂怒地嘶吼著。話未說完，便被攢眉端坐太師椅上的朱老頭攔腰截斷。

「貴霜，妳給我住口！」老人家一聲暴雷怒喝，總算使妳來我往的舌劍唇槍戛然收兵。他肅容面對惠棠，以長輩權威性的口氣說：「少年人不知輕重。甯說我是你丈人，你老爸在世時是我換帖的兄弟，我幾時講過要他還錢？再說婚姻也不是兒戲，哪有人說離就離？當然啦！事情都發生了，不解決也不行。心平氣和就好商量。」

結果是惠棠又憤然離家幾天，雙方親友鬧嚷嚷穿梭勸合。朱老頭似笑非笑地賞下一塊鎖在「見本櫥」中的粉紅提花緞料，讓彩雀裁製新裝；由英姐陪著用托盤端茶上樓，當著朱家幾個長輩前低頭喊聲「內桑」(註①)；貴霜身著絳紫絲絨旗袍，寒著臉啜了一口茶，在杯底壓了一個紅包，便算默認了事。

有好一陣子，布莊上下的人都很不自在。除了不再支薪，由惠棠不定期供給她零用外，彩雀雖然很「認份」地維持著原有的生活模式，甚至主動操持更多的家務；英姐卻不再對她粗聲大氣，兩個店員也不敢在飯桌上和她開些筆素不忌的笑話。漢威為了不肯改口喚她「阿雀姨」而遭惠棠責斥，見到她總沒好臉色；桂芳上了初中，變得更加文靜寡言，又像是有意與她疏遠著；貴霜睨視她的眼神則是鄙夷多於怨懟。而最令彩雀心慌無措的，卻是若無其事坐在櫃檯慢條斯理地撥弄算盤的朱老頭；總是覺得他濁黃的眼眸裏隱約閃現著鷹隼般森利的寒光，隨時可以將她攫獵撲噬。

至於惠棠，這個冒然闖進她生命，主導她一生悲喜，卻又始終不完全屬於她的男人，就只能歸咎於前世的「相欠債」了。

「妳一定要給我們陳家生個兒子。」每當惠棠撫著她逐日隆起的肚腹，緊張又亢奮地重覆這句話時，彩雀心頭的石塊便又加重幾分。

或許媽祖感應了她日日馨香三炷的祈求，翌年夏天，彩雀如願產下一個男嬰。

「陳漢德！知道嗎？你就叫陳漢德！」惠棠笨拙地逗弄著掬抱在懷裏的孩子，彩雀在他滿足的笑臉上瞥見了眼角閃閃的淚光，自己鼻眼禁不住也惻惻然地酸楚了。

金吉孀大老遠拎了半副豬肝來，惠棠的母親也差他妹妹從後門給彩雀送過一鍋麻油雞。彩雀讓英姐「替手」幾天，便下床工作了。惠棠不捨得孩子被她五花大綁地背著燻油煙，幾乎成日抱進抱出；店面的事他早就樂得藉此搭開，上樓宿息的次數也更少了。他每天夜裏都溜出去給彩雀買碗當歸鴨，切切叮囑她把兒子哺育得又白又胖。

「一家三口」偎依在彩雀狹仄的房裏樂享天倫，全然無視於室外屋外排山倒海的尖刻非議，也幾乎忘了這間斗室原本「置身」於朱家的屋簷下。

朱老頭眉心的糾結一天緊似一天。貴霜的臉色終日陰沉如鉛，她與惠棠長期打著冷戰，卻把鬱積的怨氣渲洩在自己兒女身上。漢威自恃外公寵溺，總會桀驁地和她頂撞；桂芳生性柔順，就有幾次因小故被她批了耳光而暗自垂淚。

「妳真以為妳是他們的阿媽啊？臭賤婢！」素來「死忠」的英姐終於為了護衛一手帶大的孩子而遭貴霜不留情面的

辱罵後，噙淚收拾包袱離開朱家——彩雀後來才聽惠棠說起：為了沒有子嗣，當年朱老頭曾有意收英姐做妾，卻礙於貴霜和她母親堅決反對而作罷。

英姐走後，彩雀自然得兼挑樓上的大小事，也更有機會讓貴霜撇著嘴角熱諷冷嘲。但她始終埋首緘口，耐性地將窗櫺桌腳抹拭得纖塵不染。貴霜挑釁的箭鏃宛如射在軟趴趴的棉絮上，怒火更如添炭加薪，渾身巍巍抖顫，歇斯底里地揮手吼著：

「下去！下去！別擦了，看了就煩！」

漢德五官酷似惠棠，待他能走會跳，惠棠就讓他跨騎肩頭，帶到街上逛蕩炫耀。但他的好奇和好動，也為大人引發不少爭端。

有時惠棠不在，彩雀又忙，他會跑到前頭，趁店員不注意時，用泥污的小手拽下整匹布，惹得朱老頭睜眼破口大大罵：「沒人教示的！」有一回大人都在午憩，漢威在騎樓下啃著紅通通的大蘋果，他跑過去伸手便搶，蘋果咕咚落地滾入排水溝裏。漢威忿然將他推倒在地，嚎啕的哭聲立即引來氣極敗壞的惠棠，不由分說便甩了漢威一巴掌。

「私生子！稀罕啥？」漢威搗著面頰，滿臉恚恨不平。

「你講啥？好膽再講一遍！」惠棠一手抱起漢德，劈頭又給漢威一掌。

「本來就是私生子，不要臉！」漢威索性也嗚哩哇啦地撒潑大哭：「阿公快來！爸爸打我！」

惠棠正要舉手再打，朱老頭與貴霜都已聞聲而至，左鄰右舍也圍聚過來評是論非。擾攘哄亂中，惠棠抱著孩子，猛然撞開人群，衝回屋裏，一把拖起不敢露面的彩雀，臉僵嘴硬地說：

「走！我們搬出去住。」

彩雀苦苦勸解，朱老頭跌足嘆氣，漢威被貴霜沉著臉揪上樓去；折騰半天，才算結束一場風波。

就彩雀而言，私心裏固然企盼及早搬出朱家，但是自幼都在溫飽的邊緣掙扎，也迫使她必須做更現實的考量：惠棠不是肩挑手提的料，他在朱家多年，也未曾真正學到營生應有的精明幹練；彩雀更不願兒子擠在陳家鐵軌旁的鉛皮屋下成長——在敞亮的布莊裏磨著，希望和勝算總是大些。

有一陣子，她真以為自己要熬出頭了。那年冬天，朱老頭突然中風，不到半年，便撒手西歸。他名下的業固然全由貴霜承繼，布莊的生意卻不得不交手給惠棠。

那也該是惠棠此生稍可挺胸揚眉的時候了。靠山一垮，貴霜的氣餒倏然便弱了三分；何況幾年下來，她也被迫接受了彩雀母子存在的事實。屋簷下彼此弩張劍拔的敵意似乎也有了舒解的跡象——直到漢德五歲那年得了日本腦炎。

「天公伯仔！好心好德。若有前世的業障，就折我的歲壽吧！」彩雀長跪床前，捶胸問天。怎麼也無法相信：將近兩千個日子無微不至地呵護下成長的小生命，幾日之間就可從發燒嘔吐到抽筋昏迷，終至群醫束手……

她的眼中淚，心頭血，乾了又流，止了又淌；到後來，恍惚已化身為失鰥的魚，浮沉失控地橫身翻轉……茫茫無依

中，又隱然警覺不能放任傷恸怨尤的洪流將自己淹沒，才能騰出手來援拉陷溺其中的惠棠。

惠棠沒有瘋。只是在他兩眼滿佈血絲，將漢德死命貼摺在懷裏，發出受創野獸般令人悖怖的哀嚎時；他身上那些潛藏多年才被激發的活力，又隨著那脆弱的小生命悄無聲息地消逝了。

從漢德發病起，貴霜不得不暫時坐掌櫃檯。其後惠棠天天往寄放漢德骨灰的寺廟跑，乃至終日酗酒昏月，她都木然以對——早在朱老頭中風時，她彷彿已意識到布莊遲早會面對經營危機，經常主動查詢進出貨和帳冊明細。此刻接手，一時倒也能將生意撐得尚稱平順——甚至在得知彩雀又懷孕時，她也是一臉事不關己的淡然。

桂華的出世，的確適時減輕了彩雀的喪子之痛。而惠棠不跑寺廟後，每日只是例行敷衍地招呼過布莊的生意，便外出四處找人打四色牌、下象棋；總要吆喝廝殺得精疲力竭，再帶幾分酒意回家。他將樓上朱老頭的房間清理過，便把衣物被褥悉數搬入，關起門來自行舔舐久未結痂的創口了。

「哇！七坐八爬九發牙，你看阿華笑得多人疼。」老金吉嬸來探望彩雀，就趁惠棠進門時，將桂華逗得咯咯笑。惠棠牽動嘴角，叫了聲「金吉嬸」便逕自上樓。彩雀心底悚然一涼，抱著桂華的手也發軟了。

時日一久，她卻慶幸地發覺：自己竟然也和貴霜一般，漸漸不再把情緒的抑揚起伏縮繫在對惠棠的期盼上。除了日常操持家務和撫育桂華，她勤吃早齋，得空便到臨近的慈航寺裏幫忙。她俯身跪地，奮力將寺內每一寸木板擦拭得光可鑑人。在奉獻體力的同時，翻攪的塵心彷彿也在裊裊香煙和喃喃誦經聲中緩緩澄定。

相較之下，貴霜對宗教的依托則採隨緣的態度。不看店的空檔，她就牢盯著剛上市的黑白電視，浸沉在編劇筆下否泰來的情節裏尋求慰藉。

這一代三人的關係與恩怨情結，似乎就此定型，也不再存有可預見的波瀾起伏。而那三個異姓手足的成長，正如春日抽芽的草木，快速蓬勃得令人目不暇給。

桂芳家職畢業便待在家裏，偶而自行裁製服裝，或幫彩雀炊煮餐食；直到經由相親嫁給一家鐵工廠的小開。漢威不愛唸書，對布莊的生意也不感興趣；私立高職文憑混到手，退伍回來後，蜻蜓點水地在親友的工廠或店裏邊做邊玩了一阵，便向貴霜吵著要錢和朋友合夥開餐館。

「少年人全無定性，一年換廿四個頭家，事業哪做得成？」惠棠入入中年，激昂濃烈的愛恨早被流逝的歲月沖淡了。待在店裏的時間間長了些，只是依然獨居一室，也不輕易開口。

「時代不同了，不趁年輕把握機會，怎麼跟得上別人？」

「再怎麼變，腳踏實地是萬世不變的道理。」

「誰說我不踏實？中國人紅白事都要吃，在台灣做吃的這途絕對穩賺的。」漢威深怕母親動搖，不耐地急急辯解幾句，又撇嘴嘀咕：「古井水蛙！」

惠棠聽得清楚，他唇角歛動一下，便起身翦手出門，由著他們母子倆去磋商定論。

漢威的餐館經營不到一年，便因不堪虧損而關門，萬般無奈地回到布莊。貴霜有心為朱家培育下一代的接班人，反而竊喜因禍得福。多了一人打理店務，惠棠便在清晨踱到公園打太極拳，午後下棋打牌；只是漸漸改為以茶代酒，賭注也小多了。家中老母過世，弟妹立業成家後，他更是肩上無擔一身輕地悠閒度日。

那段時日，布莊裏似乎沒人在意彩雀母女的存在。

雖然瓦斯爐取代了木柴煤球，彩雀還是天未亮便起床，熬好稀飯後，帶著桂華和昨夜貴霜給的茶錢到市場去。桂華上小學時，她讓惠棠買張三合椅擺在自己房裏；晚飯後就著檯燈的餘光用碎布頭拼縫百衲被，陪女兒做完功課後，母女一起就寢。

「歐卡桑（註②）是爸爸的太太，那媽媽是爸爸的什麼人？大姐和大哥為什麼不和我一樣姓陳……」

「囡仔人有耳沒嘴。快睡！明天還要上學。」

桂華外貌大致承襲母親，卻有著一張父親倨傲的薄唇。在她成長的過程中，天生不平等的環境明顯地催化了她個性的獨立和早熟。

「不多唸書以後就找不到好頭路，妳是要我一輩子看人臉色過日子嗎？」

國中畢業後，貴霜要她留在家裏幫彩雀做事。她當場不吭氣，夜裏卻冷語逼著母親向父親要學費，並且毅然捨棄考取的省女中而就讀商專。

漢威婚後生了兩個兒子，布莊裏又聞幼兒的哭哭聲；樓板上也偶而傳來漢威夫妻的齟齬，或貴霜母子的爭執。漢威不堪夾處於婆媳間的勾心鬥角，不久便帶著家小自立門戶。

桂華上學的的時候，布莊裏除了一個老店員外，就剩彩雀三人。成衣業的興勃，促使布匹生意一如落日西墜。貴霜經常在冷清的店面支肘打盹；輪到惠棠看店時，他便索性泡壺釀茶，自行埋頭擺起棋譜來了。

漢威回來和貴霜翻天覆地大吵幾次後，「榮昌布莊」終於卸下漆痕剝蝕的招牌，將店面高價出租。四個人只好搬到朱家早年在市郊購置的另一棟日式平房裏。

商專畢業，桂華透過師長推介，很快便在信用合作社裏謀得一職。她在頹圯的老屋裏終於有了自己的房間，卻經常以進修和社交填滿下班後的時間。彩雀在後院種上一畦蔬菜，每天不厭其煩地澆水除草。還曾與沖沖地收養過一隻流浪土狗；卻因惠棠早睡，貴霜晚起，屋內容不下一聲狗吠不得不把牠送走。

惠棠的日子沒有太大的變化，只有貴霜閒得慌；她和鄰居的外省太太學著打麻將，零嘴點心吃得身材日趨富泰。漢威除了重要年節帶著妻兒露個面，和每年收取房租時送一半過來外，幾乎成了斷線風箏。倒是桂芳婚後常往娘家跑——她嫁得不好，有回被丈夫打青了眼；惠棠不肯「出面」，貴霜只得親自拖著淚漣漣的女兒到女婿家與師問罪，卻被親家母又腰罵街，慙足一肚悶氣鍛羽而歸。後來還是漢威帶著幾個「兄弟」，亮出彈簧刀往姐夫桌上垂直一插，桂芳身上才從此不見傷痕。

從得知惠崇罹患肝癌，到他開刀後，眼窟凹陷卻挺著日益鼓脹的肚皮呻吟，彩雀始終不眠不休地隨侍在側。

惠崇終於在昏迷中帶著一生遺憾走了。直到他被淨身入殮後，彩雀疲累不堪地回到房裏，望見窗外殘缺的弦月，乍然憬悟此生已不再有機會成為「陳林彩雀」，淚水止不住又汨汨地決眶湧出。

桂華趕在父親百日內下嫁一個追求她多年的客戶；條件是婚後要另立門戶，奉養岳母。但是彩雀卻遲遲不肯搬遷。

「妳到底是怎麼想的？給他們朱家糟蹋得頭殼壞掉了？」桂華懷疑母親得了「被虐待狂」，恨不得給她來個當頭棒喝。「妳知道朱漢威他老婆怎麼向厝邊隔壁惡宣傳嗎？人家都說我們還猶想要分朱家的財產！」

「囡仔人懂啥？嘴長在人家的身上，愛講就讓他們去講，我們過我們的日子。」彩雀不愠不火，迂闊認命的溫吞樣，氣走了暴跳如雷的女兒。

有時彩雀反身自問：除了「習慣了」之外，實在也想不出自己還有待在朱家的理由。倒是惠崇過世後，貴霜一反昔日頤指氣使的高姿態；她血壓高、脾性躁，只有彩雀熟諳她的需要。

「阿雀，妳來看。這是惠崇和我的結婚照，那時候他才剛剛二十歲……」貴霜晚餐吃得早，彩雀收拾碗筷時，她有時會顫著手掀開黑底相簿，就著昏暈的夕照，眯眼指著發黃的黑白相片；語氣靜水無波，宛如說著別人的故事。

幾十年來，促使兩個女人彼此仇視對立的媒介被抽離後，餘下的竟然只是習於相依而衍生的相憐；這是誰都始料未及的。

但是彩雀雖然靜靜分享著貴霜的回憶，卻不願展示自己與惠崇共有的過去；更不願讓人知道在她床底的肥皂木箱，內珍藏著一塊惠崇當年從外頭悄悄買給她的絳紫絲絨衣料，和他親自為漢德削製的竹槍木劍。在她凝視惠崇相片的時刻，腦際總會浮現漢德成長後的模樣；揣想他有著父親一般眉目清秀的臉龐，身材可能更壯碩些……

兩年後，漢威投資的生意被人倒帳，他索性將市區的店面收回出售，當起大家樂和六合彩的組頭來；若非他主動現身，平時打「嘩嘩扣」也未必找得到人。彩雀想在門口擺檯攤，貴霜不准，還說：「妳真番癲！朱家的面子稍顧著點。」兩人的生活就靠貴霜的私蓄和桂華的貼補。桂華夫妻倆的貿易事業做得蒸蒸日上，幾次僱工將老屋粉刷整修，還為她們在屋頂上安裝了一具「小耳朵」

更讓彩雀暢心的是，她終於可以公然收留一隻被人遺棄的小黃貓，將牠餵養得頭肥耳胖，閒閒撫觸牠那一身茸茸暖柔的皮毛了。

後半生沒風少浪的歲月，彷彿更加速地向前滑行。當彩雀驚覺自己的白髮已拔不勝拔時，貴霜早就滿頭銀絲了。

貴霜晚年時，一出門就迷路，總是想不起上一頓飯吃過了沒？到後來便整天枯坐在窗前的藤椅上，駭瞪著院子裏的某個定點；若非彩雀喚她，簡直可以坐化成一尊石像。桂華斷定她得了「老年痴呆症」。她的言行明顯地逐日退化，屎尿失禁，索茶要水，一刻也離不開彩雀。

「把她送到老人療養院去！」桂華不忍母親憂勞一生，臨老還得日日為人清理穢物，親自開車送來幾大箱成人紙尿

布。

「那怎麼行？只有我會照顧她，別人她不習慣啦！」彩雀在灶台上刨青木瓜絲熬煮茶葉，那是鄰人提供的治關節炎秘方。

「妳前世到底欠她們朱家多少債哇！」

「誰知道？師父不是開示我們：不求今生修來世嗎？」

桂華頓足拂袖而去。彩雀將濾過的木瓜茶在兩個碗裏互倒，直到不燙口後，才端到貴霜房裏去。

「阿芳呢？阿芳都沒來看我。」有時貴霜神智清明，也會想起許久不見女兒。

「她跟旅行團出國去玩了，要很多天才會回來。」彩雀幫她篦梳著剛洗過的稀落髮絲。

「阿芳這個憨查某因仔太乖了，才會給人壓得死死的……」貴霜喃喃唸著，茫然的眼神又回復空洞，宛如兩口無底枯井。

桂芳因子宮頸癌開刀住院。彩雀趁貴霜午睡時，偷空去探望過她幾回；知道癌細胞已擴散至她的直腸和膀胱，只有在佛前頻頻為她叩頭許願。但是桂芳還是搶在她母親前頭走了。彩雀想起她當年含著淚，熬夜為漢德縫製小衣褲陪葬的情景，每每潸然淚下。

女兒過世的消息雖被瞞住，貴霜生命的火苗卻已油盡燈枯；幾個月後，便安詳地追隨桂芳而去。獨留彩雀悵然面對一屋塵封的往事。

靈車在哀樂聲中漸行漸遠，送葬的親友也各自散去。彩雀抹著眼淚回頭，工人們已動手拆除門口攔路搭建的花壇和帆布棚架。

抬走棺木後的客廳空蕩蕩地，她覺到貴霜的藤椅上呆坐一會，終於回到自己房裏打點衣物。

「喵喵——」大黃貓跳到她腳邊磨蹭著，彩雀俯身將牠抱起。

漢威已開口索回房屋，桂華也面有難色地應允她將老貓帶到公寓裏養養——雙方彷彿建立默契般，迫不及待要徹底斬除她與朱家轆轤的關連。

彩雀吃力地從床底拖出肥皂木箱的同時，腦中已在盤算著：哪天一定得備齊三牲四果，到貴霜、桂芳和惠崇墳前好好拜祭一番；當然也不會忘記到慈航寺裏，請師父再為漢德超渡誦經，或許來世可以和他再續今生未了的母子情緣。

一陣涼風拂過，彩雀想起此刻該已立秋了。抬眼望去，窗外許久未曾整理的菜圃已見雜草蔓生；一隻不辨季節的粉黃蛱蝶，還兀自癡癡地在燦金的秋陽下翩然飛舞著。

註解：

註①：「內桑」，日語，意為「姐姐」。

註②：「歐卡桑」，日語，意為「媽媽」。